



艺术为媒 凝心铸魂

——长江文化艺术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刘婷 罗义华 王军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魄。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首要目标。2025年长江文化艺术季刚刚落幕，作为一次整合长江流域乃至全国优质文化资源的综合性文化艺术活动，通过搭建多元艺术形式的交流平台，成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探索和有效实践。

艺术溯源长江文明 构建中华民族共有历史记忆的文化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首先源于对共同历史文化的认知与认同。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承载着五千年长江文明的连续记忆，也成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共同传承的文化瑰宝。2025年长江文化艺术季紧扣“勇担支点建设使命 打造长江文化高地”主题，通过一系列重点文化活动，系统展示了长江文明的历史脉络。

在“璀璨长江”文博系列展活动中，通过“长江流域出土简牍展”“长江流域古代文明瑰宝展”，重点展示了从屈家岭文化到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长江流域良渚文化中玉琮上“神人兽面纹”的象征体系，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遥相呼应；“三星堆青铜神树”的分段铸造，与黄河流域“后母戊鼎”的整体铸造，体现出青铜铸造的某种同源与进化；虎钮𬭚于、曾侯乙编钟显示出巴山蜀水与荆楚古国的礼乐文化；楚简文、吴越鸟虫文与中原青铜铭文共同记录着长江文明的神奇与伟大。这些文物遗存作为长江文明的“活化石”，印证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发源地的历史事实，展示出各民族在长江流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轨迹，也承载了中华民族共有历史记忆。

艺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用艺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艺术作品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凝聚成全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更成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

我心中的汤逊湖

□ 黄海

我是土生土长的江夏人，常年居住在美丽的汤逊湖边。湖边朝迎日出，夜晚枕水而眠。在我的心目中，汤逊湖是江城最温暖的眉眼和精灵，它像一颗闪烁的珍珠，镶嵌在武汉的大地上，是大自然赐予这片神奇热土的宝贵财富。汤逊湖原名汤孙湖，这一名称的由来与曾经建在湖边的两个村湾有关。东边的村子住着姓汤的村民，西边的湾子住着姓孙的村民，他们都临湖而居，在湖中捕鱼为生，这片湖因此得名“汤孙湖”。1997年，江夏区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让湖名更响亮，更具现代气息，便将“孙”字加上“走之底”，正式更名为“汤逊湖”。这一改变，不仅赋予了它新的活力，更让它承载着江夏人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汤逊湖之美，美在其辽阔水域与清新水质。这里湖面达五万多亩，湖水为国家二类水质，是武汉未受污染的最大淡水湖。随着近年武汉城区扩张加速，汤逊湖取代东湖成为武汉最大城中湖，也是亚洲最大的城中湖。湖光水色，交相辉映；绿树成荫，郁郁葱葱。漫步湖边，微风轻拂，送来阵阵清新气息，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之中，心旷神怡，所有的烦恼与疲惫都烟消云散。

然而，汤逊湖曾经历一段沧桑的岁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栋栋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密密麻麻的水泥森林将这湖吃得喘不过气来，熙熙攘攘的脚步踏碎了静谧的湖韵。更为严重的是工业污水和生活废水藏匿着朝湖里日夜奔袭，渔民追求效益实施网养鱼和投喂养殖，也熏染着这曾经的一泓碧水，侵蚀着汤逊湖的纯净。湖水水质急剧恶化，变得浑浊不堪，湖鱼也失去了往日的鲜美。那时的汤逊湖，满目疮痍，让人痛心疾首。

幸运的是，近年来，武汉加大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力度，扎实推进湖泊环境治理。政府果断采取行动，堵截直排入湖的排污口，拆除养殖的围网和拦网，还汤逊湖一片自由呼吸的空间。种植和养殖改善水质的水草和生物，实行生态养殖，以自然之力修复水体。经过不懈努力，汤逊湖终于重焕生机。如今，湖水清澈见底，波光粼粼；成群的鹭鸟在湖面上展翅翱翔，它们或栖息觅食，或嬉戏玩耍，为汤逊湖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2023年初，鸟类调查人员发现2000只哨鸭和大批红嘴鸥等候鸟到汤逊湖越冬，其中红头潜鸭是鸟中的易危物种，还有斑头秋沙鸭、黑颈䴙䴘和白胸翡翠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在此栖息繁衍。这些可爱的生灵，是汤逊湖生态恢复的最好见证。

汤逊湖不仅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孕育了独特的湖区文化。湖上的渔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撒网捕鱼，鱼虾满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首湖区流传的《九句子“南音”》，生动地描绘了渔民们惬意的生活：“假如你安上翅膀，在汤逊湖上飞翔。丢块石头下去吧，鲤鱼变成新娘；裁块蓝

长江文化艺术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艺术作品中，通过系列活动达到文化浸润目标。在开幕式上，通过编钟交响、长江流域民歌荟萃、情景舞蹈《楚辞·九章·涉江》、楚歌《水调歌头·游泳》、荆楚风情创演秀《激情·神武峡》等节目，用现代艺术形式彰显荆楚文化特色，既表达了“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传统价值理念，又传递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现代价值理念。在原创作品《长江组歌》中，将长江儿女的奋斗历程与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相结合，既歌颂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也赞美了新一代长江儿女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情操。“对话长江”学术交流活动聚焦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产业融合等议题，传递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些活动将抽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艺术形象，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增强观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进而凝聚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力量。

艺术表达美美与共 搭建各民族交流交融平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中形成的，又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场域中进一步深化的。长江文化艺术季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打破地域与民族界限，吸引了长江流域乃至国内外文艺团体的共同参与，成为一次多民族跨地域的文化盛宴。

从参与主体而言，长江艺术季搭建了多民族文化团体的交流平台。“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邀请国家京剧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沿江民族院团参演，既有对红色京剧的传承，如《红灯记》；也有对经典剧目的创新，如青春版《洪湖赤卫队》；还有对艺术剧种的创新，如《锦衣卫之刀与花》将摇滚、戏曲与武术进行混编；内蒙古艺术剧院的《骑兵》，将具有浓郁少数民族特色的音乐与舞蹈融会贯通。开幕式上，西藏自治区歌舞团激情参演编钟民族管弦乐《长江四季》；还有来自埃及、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加拿大等不同国家的艺术家们同台献艺，在艺术表达上各显神通。

从参与的受众而言，尽可能地拓宽观众的受益面，让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观众都能参与进来。“聆听长江”音乐周的公益赠票，“书香长江”阅读周的惠民购书，“诗韵长江”经典诵读的群众活动，也成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观众的交流平台。通过“视听长江”网络传播周实现线上全域覆盖，这种“线下联动+线上传播”的模式，让来自不同省份的网民甚至国外网民也能参与其中，共享文化艺术成果。这种全民共享的文化实践，

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新型平台，达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和谐。

艺术拓展新质生产力 打造长江文化新高地

数字智能技术为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新的技术手段。长江文化艺术季充分运用最新科技手段，创新丰富新媒体传播方式，不仅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成为科技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典范。

开幕式上的4000架无人机光影秀与烟花秀，构建了“江岸—江面—天际”三位一体的展演空间，以震撼的视觉效果展现长江文明的时代风采，通过湖北卫视、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等与社交新媒体平台的同步直播，吸引了全国亿万观众的关注。“视听长江”网络传播周推出的微短剧创作、网络主题宣传等活动，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让长江文化精准触达年轻群体，增进了Z世代对长江文明、长江文化的认知。“遇见长江”文学周、“书香长江”阅读周等活动通过与地方文化旅游资源的有机结合，将体验民族文化景观与长江生态景观融为一体，大大提升了文化旅游的参与度，同时让游客在沉浸式旅游中感受长江文化的魅力。这种“科技+艺术+文旅”的新型生产模式，打破了传统文化产业的时空限制，也突破了文化静态展示的局限性，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高科技赋能下日常化、生活化和IP化。

(刘婷 中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罗义华 中南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军 湖北省演艺集团艺术总监)



《长江潮——母亲河》(油画) 李碧红 作

煤油灯(外一首)

□ 余晓明

玻璃罩的煤油灯
是家里贵重物品
由父亲掌管
间隔父亲哈着气
小心擦拭灯罩
娴熟地用剪刀
修剪宽厚灯芯
节日时亲朋到
老旧的瓦屋灯火通明
普通农户生出朴素温馨
在那盏煤油灯下
我读《三国》看《三言》
很少做寒暑假作业
最有趣的是
它是夏夜蚊帐内捕蚊神器
如今LED灯很亮很亮
可刻在记忆里的煤油灯
照亮着梦一般的童年

只有最黑的夜
才有最亮的灯

留门,留灯

总忘起故乡的门
心中总亮着老家的灯
退休后的时间瞬间多了
老天保佑
高堂老母仍健
每月武汉大冶高铁往返
只为看一眼她的白发
只想牵一下她的老手
也只想为她做一顿
“丰盛”的晚餐
想弥补那缺失的孝道
可那点可怜的陪伴时间
也不完全归老母拥有
同学故旧邀约
微醺夜半而归
老家那扇门总是掩着的
老屋那盏灯总是点亮的
我懂得那是老母亲的守候

化为一块铁 ——追忆恩师董宏量

□ 程琳

“活过，爱过，写过……别了，所有我爱的人与爱我的人。”2025年11月22日，小雪节气，著名“钢铁诗人”董宏量作别人间，驾鹤西行。“我如雁字归去，思念是那长河。我如清风，亦如远方的灯火。”最后的文字，还是那样深情，那样优美。这个一辈子醉心于诗的人，最后的时刻，还在用诗意尽力消弭着离别的伤痛，把最大的善意留给世间。

从18岁进入武钢冶金炉厂成为一名修炉工起，他的一生就与钢铁结上了不解之缘。修炉工是钢厂最艰苦的工种。为了用最短的时间修好炉壁，从而多出钢铁，他和工友披着湿草袋轮番冲进炉膛，补上一块炉砖抹一把火泥掉头就跑，有的刚跑出来身后丢掉的草袋就呼地起火。正是这种拼命手足的经历，使他对钢铁有了穿透毛孔深入骨髓的感受，他的诗才开始萌芽，破土。“砰砰砰/出铁口/命运在敲门。”工地的黑板报前，他的诗歌不时引起工友们的驻足与喝彩。不到三年，他的诗作频频见诸省市刊物，一个成长于钢铁生产火热一线的青年以“洪亮”之名正式登上诗坛。时为1973年，他年方二十，他的诗清新、俊朗。

1980年，他出版首部诗集《钢城黎明》，从此，“钢铁诗人”成为他身上最鲜明的标签。“洪亮”的诗名不只鹊起于湖北，也传遍了冶金行业、大江南北。他的挚友、诗人王新民去北京出差，在天安门广场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钢铁黎明》里的诗朗诵，回到武汉后仍难掩兴奋。

1981年，董宏量调入《武钢文艺》编辑部担任编辑部主任，三年后升任主编。他诗思泉涌，数年间相继出版诗集《蓝色的眼睛》《少女与鸽子》。“雪白的手闷子挥起热风/挥出只有驯火人/才能认识的音符”(《歌王》)。他善于从钢铁工人的劳动场景、日常生活场景中捕捉生动的瞬间、鲜活的细节，以优美的想象、新奇的手法缀玉连珠，既升腾着钢铁的炽热，劳动的大美，又洋溢着生活的芬芳，时代的气息。

他的文学成就远不止于诗歌。他主持《武钢文艺》长达30年，办刊育人的同时不懈创作，著有散文集《白壁赋》《渡痕》，长篇小说《遍地黄金》。长篇报告文学《钢铁的沧桑与梦想》，退休后笔耕不辍，又推出长篇小说《白鸽少年》，长篇报告文学《画梦长江》，散文集《六色谱》。他曾获湖北文学奖、中国冶金文学奖、湖北文艺明星奖等多项荣誉，被誉为“中国冶金文学的一面旗帜”。

他因文学而改变命运，也借文学改变过许多人的命运，帮助他们成就梦想，我有幸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我自幼喜爱文学，30年前，我曾考上家乡的黄冈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专业是我所钟意的汉语言文学，但由于家庭的原因而选择了弃读，顶职来武钢做了一个工

人。其实我并非无路可走，如果一辈到底，也可以选择就读或复读。后来，我在村部的图书室看到了一本《武钢文艺》，此前我就在《黄冈日报》上读过一篇刘醒龙先生的散文，里面提到过《武钢文艺》的主编董宏量。说来也巧，紧挨着那本《武钢文艺》是一沓很厚的《诗刊》合订本，里面刚好有董宏量一组写钢铁的诗，印象最深的是把他机源源不断吐出钢板比作“嫦娥抖着水袖”，诗后还注有一行小字：董宏量，工人诗人，原为武钢某厂修炉工。

我命运的天平就在那一刻发生了倾斜。我默默地顺从了家庭的安排。两年后我在《武钢文艺》上发表了诗歌处女作并见到了慕名已久的董老师。我有很多话要说却羞于开口，他问我读哪些书，我说我喜欢曾卓的诗，喜欢《悬崖边的树》《老水手的歌》。他显然很高兴，说他也喜欢曾老的诗，还说：好好写，也许你就会成为下一个曾卓。我知道这是一个趣话，同时发觉自己的紧张感无形中消失了。我大着胆告诉他我反复读过《朦胧诗选》，可以背诵其中很多诗，尤其是北岛和顾城的诗。他连连说好啊好啊，那你就不会写那种陈词滥调和空洞虚假的东西了。

第二年，他又拍板《武钢文艺》以头条位置发表了我的小说《书店里的看守者》，并邀请我参加《武钢文艺》的笔会。

2001年，他从一堆审稿中抢救出我的十几首诗，以“程琳诗选”为题在“作家擂台”栏目推出，并亲自撰写了编辑手记。他写道：“读程琳的这组诗后，我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激动，不禁向同仁们欢呼，武钢终于又出现一个‘真正的诗人’了！”

他对我的帮助，远不止这些。此后我的提干、转岗、晋级，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他“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善举。2016年我进入鲁迅文学院深造，也得力于他的鼎力推荐。

2023年，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担任中国宝武武汉总部职工文学协会副会长、中国冶金作协常务理事。他对我讲，他的师父李建纲60年前创办了《武钢文艺》，开启了工人写工人的先河，很长一段时期，这里是中国钢铁文学的中军，工业文学的重镇，从这里走出过池莉、王继、陈龄、王维洲等响当当的作家，他主持《武钢文艺》30年从不敢懈怠，就是怕辜负了前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功泽，接力棒的分量很重，要有钢铁的担当。他说：“打铁的人都知道，炭守不住炉火，只有铁才守得住炉火。要像一块铁。”

师父走后第三天，我从他的墓地归来，出地铁口就是七棉路，突然想起三年零十个月的那个夜晚，我和他就是在这里作别，第二天他就查出了疾患。三年多来他时刻跟病魔作着抗争，我又何尝不时时为他揪心，为他祈祷。虽然已是小雪，阳光依然灿烂温暖，但我已永远地失去了师父，我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

我唯有把自己变成一块铁。

我们从父亲的记忆中走丢了

□ 陈泽民

父亲今年84岁，身体很硬朗，只是有些老糊涂了，话很少，有些不认识人，以前医学上的叫法就是“老年痴呆”。

父亲是上门女婿。上门的男人多有一个困顿的少年时代，或家贫，或兄弟多……因而上门多是无奈之举。到了新家后，迎面而来的是风雨中的泥泞人生，作为新家的顶梁柱，他的青壮年时期，正值家庭兄弟姐妹多，且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年代。

父亲、母亲在他们家族中都是老大，两边的弟弟妹妹都非常尊重这位大哥。家里来客人了，有人总是逗他：“这是谁呀？”

“这是我兄弟。”

“这是我妹妹。”

当被问到认不认识我们兄弟时，父亲只是笑笑，不说话。

母亲说，他连你们都不记得了。

我不相信母亲的话，也不觉得难堪。天下父亲不可能不记得自己的儿子。即便卑贱如乱世的流民，顶着凌厉的北风，胡子眉毛上挂满了冰霜，但他也会用单薄的衣服裹紧儿子，这是父亲的本能。

很多人赞的男人都有一个洄游梦，将弟弟妹妹拉扯大后，搬回老家去。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父亲的这个愿望落空了。他时不时回老家玩，只是糊涂后的这几年，他已无法独立回去。尽管中间只隔了一条河，但这条浅浅的小河已成天堑。

前几天，老屋的堂弟办喜事，我决定带父亲回老家转一转。天气很好，不冷不热。下车后，一脸蒙圈的父亲慢慢发现是回老家了，他浑浊的眼珠现出些许光亮，一笑，老树皮般的脸皱得更厉害了。

我和弟弟带着父亲在墩台上转，父亲话很多。

“都变了呢！”

“做了好多屋！”

到了村里一家超市，老板是本家叔叔，看到父亲很热情，还给了父亲一瓶水，问父亲认识不认识他。

父亲脱口而出：“你是我兄弟。”

父亲运气也挺好的，还碰到了他的发

这个男人，他将我们带到这缤纷的人世，并奋力将我们托举出无边的冰河，当我们飞向人间烟雨时，却也悄然地飞出了他的记忆。

从此，再也无法飞回。

落日下，故乡的雪在我心中越落越厚。